

新 月

第 四 卷 第 五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五期

中國問題

吳景超
全增嘏
羅隆基
胡適
青松
劉英士
潘光旦
鄭放翁

撰
述

本書係集十篇專討論中國問題的文字而成。書中所涉及的範圍極廣，計分政治，財政，人口，農民，制度與民性，宗教與革命，性，婚姻，家庭的存廢，教育，優生……問題，每個問題皆由對該問題研究有素的專家兼任撰述，如胡適，羅隆基，青松，吳景超，劉英士，鄭放翁，全增嘏，沈有乾，潘光旦先生等，故篇篇都有精闢獨到之論，當此國難期中，這本書多少可以給我們指出一條共同努力的方向。

頁二六二 本開二十三

角七價實

目要刊月月新卷四

第一期

產生的出路
藝術與宗教儀式
發明天才——愛迪生
排舞學例
志願(羅米歐與朱麗葉)
遺稿(羅世姻緣序)
轎上一點痕跡
一個卡司第人的意見

Harrison

潘光旦
任鴻雋
趙適
徐志摩
徐志摩
葉公超
李青崖

愛莊十號
怨
聲音與眼睛
大學精神
中國新劇運動的命運
一段軍行散記
在荷蘭

志願紀念文十二篇

鍾孟倪
陳夢家
方增嶺
梁鎮輝
余楠秋
顧仲彝
儲安平
郭子雄
小坡亭

第二期

現代法學的趨勢
離婚問題
1 離婚是一件必要之事
2 離婚是不近人情的
3 結婚與離婚
一生
白男男
詩
秋夜落歌

秋夜落歌

梅汝璈
劉英士譯
潘光旦譯
潘光旦譯
葉蒼平
何家槐
方瑛

時如
覺悟
福州道中
上海
空營公爵夫人
西施
青報春秋
介紹關於東北問題的好書

程鼎齋
曹保華
沈祖棻
梁鎮輝
李青崖
劉大杰譯
顧一樞
澄時

第三期

歷史對的語言
Giles Lytton Strachey (附像)
若爾登生
戒煙戒酒
詩
陸梅湯
斷求
十七世紀的法蘭沙龍

Giles Lytton Strachey (附像)

余上沅
秋心
沈從文
俞平伯
卞之琳
吳廷璽
曹葆華
趙少侯

四施(續完)
青報春秋
「獨立評論」時代公論「雜誌週刊」
「現代」的「評語」
海外出版界
亞密尼爾的飛萊爾
蘇東坡集選譯
一種哲學的綱要
英勇的新世界

顧一樞
李敬遠
白宇
秋心
吳世昌
中書君
公超

政治學概論

實價一元

高橋清吾著

王英生譯

數本及參攷書
新出版

政治學一科，早已成爲近時國內各大學的必修學程之一，但是現在我們如欲一最適於教讀的課本，實不可多得，這未始不是我國出版界的大缺憾。

本書原著者高橋清吾，本是日本政治學界的大權威之一，生平著作宏富，尤以本書爲最著，久爲彼邦各大學所公認的一本最好的課本。今由王先生譯出，以供國內各大學的選擇。

現代文化叢書之一

現代國際公法

出版了

王化成著

實價五角

輓近以來，國際關係，日漸密切，國際風雲，日形漸張，因此國際公法受人重視，亦日進不已。

本書之目的，即在用極淺顯之文字，敘述國際公法之基本原理，總求能而不略，作讀者對此日漸受人重視之科學能得一整個的觀念。

三十二開本

正文一百八十頁

用毛富士紙精印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五期

目 錄

紀念志摩.....陳夢家

春雨.....秋心遺稿

窮袴.....周作人

橋.....廢名

詩

我愛赤道.....方瑋德

白雲.....莫辰

異鄉人底黃昏.....莫辰

像粒砂.....戚克家

失眠.....戚克家

工作底笑.....卜之琳

三天.....卜之琳

醫生.....沈從文

松尾芭蕉俳句評譯.....傅仲濤

我們爲何和如何寫小說.....李冬辰譯

論翻譯的一封信.....梁實秋

書報春秋

評馮著中國哲學史.....張岱年

評廢名著橋.....灌嬰

海外出版界

美的生理學.....中書君

浦利斯特利散文自選集.....白寧

美國詩刊之呼籲.....公超

紀念志摩

陳夢家

【十一月十九日是徐志摩先生遺孀的周年忌辰。陳先生此文原定在第四期發表，但因脫稿稍遲未及隨版付印，不得已祇可擱置到本期發表。——編者。】

時候她唱，我們靜靜望，

怕驚了他。但他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染彩雲；

他飛了，不見了，沒了——

他是春光，火燄，像是一熱情。

他去了，永遠的去了。我們還時常癡望，癡望着雲霄，想再看見他來，像一還春光的騷

流，悄悄的來。不能說這全是癡，我們不知忘掉了多少事，惟獨這春光火燄似的熱情的朋友，怎樣也難使我們放下這癡心；我們要的是春光，火燄，要的是熱情。聽這秋聲蕭蕭的撲索四野衰敗的蘆草，我們記起過去的一個秋天；怎樣的那冰涼的秋天躡進我們衰蘆似的心

裏，教我們怎樣說，那一刻間不能信的信息，教我們怎樣信，他一飛去的神捷，唉，我們怎樣再能想！

在這秋天的晚上，隔院小廟一聲聲晚聲鼻鼻的攀附在這一縷青煙上，遊魂似的纏綿，我彷彿聽見他說：我在這裏。我翻開這四冊詩集，清水似的詩句，是那些片可愛的彩雲，在人間的湖海上投過的影子。現在那翩翩的白雲，又在天的那方，愉快的無阻的逍遙？

我們展開這幾卷詩，是他偶爾遺落下的羽毛，彷彿看見他的輕盈，豐潤，溫存的笑。他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在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寫的，那些是愴感的無關關的泛濫。那種熱情，他對於一切弱小的可憐的愛心，

給宇宙間一切無名的不幸，

我拜獻，拜獻我胸脅間的熱，

管裏的血，靈性裏的光明；

我的詩歌——在歌聲嘹亮的一俄傾，

起一座虹橋，

指點着永恆的逍遙；

在嘹亮的歌聲裏消納了無窮的厄運！

真的，他有的是那博大的憐憫，憐憫那些窮苦的，不幸的，他一生就為同情別人忘了自己的

痛苦。那在大雪夜用油紙蓋在亡兒墳上的婦人，那些垃圾堆上拾荒的小孩，那些乞兒冷風裏無望的呼求，那個黑道中蹣跚着拉着車的老頭兒：這些不幸永遠振撼他的靈感。他的慧眼觀照一切，這古怪的世界橫陳着殘缺的屍體，又是那熱情引他唱起「毒藥」的詩，他也爲着那恐怖的「白旗」呼喚。在「現實」惡毒的陰黯中，他總是企望着一點光明，企望着這老大民族的復興：

古唐時的壯健常繫我的夢想：

那時洛邑的月色，那時長安的陽光；

那時蜀道的啼猿，那時巫峽的濤聲，

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潯陽！

但這千餘年的痿痺，千餘年的懷憶：

更無從辨認——當初華夏的優美，從容！

摧殘這生命的藝術，是何處來的狂風？——

緬念那中原的白骨，我不能無恫！

在他第一集詩裏，許多小詩是十分可愛的，「沙揚娜拉」「難得」「消息」「落葉小唱」和「雪花的快樂」，到如今我們還是喜歡來念。十年前初創時的新詩，只留下「志摩的

「詩」這惟一的碩果。這些詩，不光是鮮麗，它還有爽口的鏗鏘的聲調，如像一首「殘詩」：

怨誰？怨誰？這不是青天裏打雷？

關着；鎖上；趕明兒瓷花磚上堆灰！

別瞧這白石台階光潤，趕明兒，唉，

石縫裏長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裏養着魚真鳳尾，

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喂？

十五年，志摩在北平約一多子離等聚起一個詩會，討論關於新詩形式的問題，他們在晨報有過十一期的詩刊。從那時起，他更用心試驗各種形式來寫詩，他自認他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至少是技巧更進步了。那開篇的一首長詩——翡冷翠的一夜——雖則熱情還是那末洶湧，但他能把持他的筆，教那山洪暴發似的熱情化做一道無窮止的長河。他向我說過，翡冷翠的一夜中「偶然」「丁當——清新」幾首詩劃開了他前後兩期詩的鴻溝。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氣，用整齊柔麗清爽的詩句，來寫出那微妙的靈魂的祕密。

他的努力永遠不間斷，向前邁進，正如他從不失望的向生命的無窮探究。十來對新詩這樣不懈研究的，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總有一條路可尋，」他說「我們去尋。」我們看他（我們自己要不要慚愧）不管生活的灰塵怎樣壓重他的翅膀，他總是勇敢的。

飛歸，飛歸，飛歸，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但看那生活的逼迫，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人不能受，他忍受。他有一種「信仰的勇敢」，在一切艱難上，他還是急切的求「一條縫裏的一點光」，照亮他的一點靈犀。可惜這世界

不論你夢有多麼圓，

周圍是黑暗沒有邊。

到處有「經絡裏的風濕，話裏的刺，笑臉上的毒」，但是「兇險的塗程不能使他心寒。」有時候他

陷落在迷醉的氛圍中，

像一座島，

在鱗綠的海濤間，不自主的在浮沉……

但他還是「迫切的想望，想望那一朵神奇的優曇。」我們全是大海上飄浮無定的幾隻破帆，在鱗綠的海濤間，四下都是險惡，志摩是一座島，是我們的船塢。這生命的道路太難走了，崎嶇，曲折，和無邊的陰黯，一聽到

他唱，直唱得旅途上到處點上光亮，

層雲裏翻出玲瓏的月和斗大的星，……

我也是這些被唱醒的一個，聽他說：『一起來唱罷！』十九年的秋天我帶了令孺九姑和瑋德的願望，到上海告訴他我們再想辦一個「詩刊」。他樂極了，馬上發信去四處收稿；他自己，在滬甯路來回的顛簸中，也寫成了一首長敘事詩——愛的靈感——。他對年青人的激勵，使人永不忘記。一直是喜悅的，我們從不看見他憂傷過——他不是沒有可悲的事。

二十年夏季他印了第三集詩——猛虎集——，他希望這是一個復活的機會。集子開篇的一首「我看見你」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首抒情詩。還有那首「再別康橋」，我相信念過的人不一定不會忘記。這類可愛的小詩，在他後期寫的更多，更好——我們想不出如何說他好。我們一讀他的詩，只覺得清，——不是淡——清得見底的；雋永，和靈奇的氣息。我們說不對。

我不敢想去年冬天爲什麼再去上海，看不見他了，我清見是多少朋友在他靈前的哀泣。他知道，一定會笑我們忘不了的凡情，他好像說：『我只是飛出了這個世界，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和原先一樣好。趕明兒你們也得來，可我等不及你們的，我會飛去第三個世界！』啊！你永遠在飛，這世界留不住你！

淘美要我就要便收集他沒有入集的詩，我聚了他的「愛的靈感」和幾首新的舊的創作，合

訂一本詩——雲遊——。想起來使我惶恐，這曾經由我私擬的兩個字——雲遊——，竟然做了他命運的啓示。看到他最末一篇手稿——火車倉住軌——，只彷彿是他心血凝結的琴絃，一柱一柱跳響着性靈的聲音。

真的，志摩給我們的太多了：這些愛心，這些喜悅的詩，和他永往前邁進的精神，激勵我們。這年頭，活着真不易，「思想被主義姦污」，感情賣給了政黨。志摩爭的就是這點子「靈魂的自由」，他要感情不給虛偽壟蔽。他還要儘情的唱，顧不得人家說「這些詩材又有什麼用」。看這十年來，誰能像志摩在生活下掙扎，不出聲的掙扎，撥亮性靈中的光明，普照這一羣人，不知道光明是什麼。

「詩人是一種癡鳥，一種天教唱歌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自有另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它把溫柔的心窩抵着薔薇的花刺，唱着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它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唉，這一展翅的飛逝！我們仰望白雲，仰望白雲上的星月，那兒是你！也許你，在另一個世界上，享受那種寂樂；也許你

你已經飛度了萬方的山嶺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但我們還是

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回！

二十一年十月抄贈于海甸燕京。

(文中所引詩及文句，皆出自惠康集中。)

遺著詩四集

第一集 志摩的詩

最初一版的「志摩的詩」是作者自己印的，但不到一個月就賣完了，這部書的銷場大家都知道。然而作者自己並不滿意，拿起來重看，刪去了幾首，改正了許多多多的字句，修訂了先後的大序；這本詩集的內容煥然一新，與舊本絕不相同。讀過初版「志摩的詩」和「冷寒的一夜」的人不可不讀，沒有讀過的人更不可不讀。五版現已印出，欲購從速。

第二集 翡冷翠一夜

讀了「志摩的詩」，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這位作家的？一個人貢獻了許多。但是第二次的貢獻居然跟著趕來了，並且更進一步，藝術更成熟，取材也更豐富。再加上這一次的作品，多是和陸小曼女士結婚前後的作品，情詩特別多，摩又是第一集裏毫不出特點。不要忘記讀「翡冷翠的一夜」！

第三集 猛虎集

這是徐志摩先生四年來詩歌的收穫。他在前兩年的新詩裏是一個開路的人，在八年前他一路就在前頭引路，有時也許他感到路旁休息去了，我們見不到他，歷心他是「落後」了，但每當他容許我們見他的影響時，他摩是在我們的頭裏從容的不磨滅的，在開始詩的領土。

第四集 雲遊

這集子的前面有作者一個敘述他寫詩經過的長序，還許是他第一次洩漏他的「職業秘密」。前頭：本年是他寫詩的一個「復興」。猛虎集出版以後，志摩先生本定就印出他的第四集詩，維知這天意無常，竟限制了他的天才不劇他再在地面上開花，這一回，我們不哀的紀念著把他未成集成的詩印出來，我們獻以我們的愛，和他最後歸就的讀者。集內除長詩「愛的靈感」外，尚有短詩十數首，和他最後歸就的一番詩名劇。

春雨

秋心

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陰，這真是世上最愉快的事情了。我向來厭惡晴朗的日子，尤其是嬌陽的春天；在這個悲慘的地球上忽然來了這麼一個欣歡的氣象，簡直像無聊賴的主人宴飲生客時拿出來的那付古怪笑臉，完全顯出宇宙裏的白癡成分。在所謂大好的春光之下，人們都到公園大街或者名勝地方去招搖過市，像猩猩那樣嘻嘻笑着，真是得意忘形，弄到變成爲四不像了。可是陰霾四佈或者急雨滂沱的時候，就是最沾沾自喜的財主也會感到苦悶，因此也略帶了一些人的氣味，不像好天氣時候那樣望着陽光，盛氣凌人地大踏步走着，頗有上帝在上，我得其所的意思。至於懂得人世哀怨的人們，黯淡的日子可說是他們惟一光榮的時光。穹蒼替他們流淚，烏雲替他們皺眉，他們覺到四圍都是同情的空氣，彷彿一個墮落的女子躺在母親懷中，看見慈母一滴一滴的熱淚灑到自己的淚痕，真是潤遍了枯萎的心田。斗室中默坐着，憶念十載相違的密友，已經走去的情人，想起生平種種的坎坷，一身經歷的苦楚，傾聽窗外簷前淅淅的滴瀝，仰觀波濤波湧，似無止期的雨雲，這時一切的荊棘都化做潔淨的白蓮花了，好比中古時代那班聖者被殘殺後所顯的神蹟。「最蹟風雨故人來」，陰森森的天氣使我們更感到人世溫情的可愛，替從苦雨濤風中來的朋友倒上一杯熱茶時候，